

子弟书《忆真妃》作者新考

李振聚

《忆真妃》取材《长生殿》，是子弟书中的名著，写杨贵妃死后，唐明皇入蜀途中忆杨妃事。有些传钞本也题作《闻铃》或《剑阁闻铃》。是书问世以来，影响较大。耿瑛在其《子弟书精品〈忆真妃〉》中就举了虬髯白眉子的《调精忠》，无名氏的《漂母饭信》，乃至当代才广武的鼓词《忆志新》模仿其笔法的例子^①。清末又有续篇《锦水祠》，民国初的《袁世凯忆帝非》子弟书也是仿《忆真妃》而作。然对其作者春澍（树）斋，现在的研究者不但不知道其为何人，有何经历，而且也有怀疑非其所作，对作者为谁这个问题提出几种看法。

傅惜华《子弟书总目》著录了《忆真妃》，云作者无考，并介绍版本情况：“《忆真妃》一回……同治二年（1863）会文山房刻本，傅惜华藏。耕心堂钞本，贾天慈藏。旧钞本，杜颖陶藏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永远堂刻本，阿英藏。清钞本，李啸仓藏。民国石印本，杜颖陶藏。民国奉天东都石印局石印本，傅惜华藏。北京排印本，又上海茂记书庄石印本，并前中央研究院藏，均已毁。”^②启功先生藏有钞本《忆真妃》，是借韩忠悦所藏同治二年（1863）会文山房刻本钞录的。启功先生云：“此书刻本序文是写刻行书体，书口上端一‘序’字，下端‘会文山房’四字。序文半页八行，行十五字。本文宋体字，半页四行，行二句，书口上书‘忆真妃’，下书‘会文山房’。眉批每行四字，正文行间附刻圈点。”^③吴晓铃《绥中吴氏双楮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》著录《忆真妃》不分卷一回，春树斋撰，绥中吴氏双楮书屋手钞本，一册。有吴晓铃按语云：“晓铃手钞之本系据启元白（功）手抄本过录者，而元白则据韩忠悦氏旧藏清同治二年癸亥沈阳会文山房刊本录副者。傅惜华氏藏有刊本，而谓作者无考，不知刊本卷端隆文序称与树斋同年交契事固至详也。”^④黄仕忠《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》一文亦举春澍（树）斋作品数种，中有《忆真妃》，也未考出其真实名姓及平生行历。而耿瑛

①耿瑛：《东北大鼓漫谈》，春风文艺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73-74页。

②傅惜华：《子弟书总目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4年，第164页。

③启功：《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》，载《汉语现象论丛》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156页。

④《绥中吴氏双楮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》，载《吴晓铃集》，第300-301页。

在《浅析〈忆真妃〉的作者》一文中则列举了《忆真妃》作者问题除春澍(树)斋外竟还有其他四家不同说法,主要有喜晓峰说,韩小窗说,缪东麟说、王尔烈说。这几种说法或根据传闻,或依据孤证,未能细致分析考察文本本身的线索。现列举主要的几家说法,加以按语,分析说明之。

一、春澍(树)斋说。启功先生《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》、黄仕忠《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》皆持此说。而耿瑛认为:“那个‘乙未夏(道光十五年)’,也许是六十年后的光绪二十一年(1895)。因为二凌居士作跋的春澍(树)斋之《蝴蝶梦》,是光绪癸巳年(1893)文盛堂刻本。跋文是:‘爱新觉罗春树斋先生,都门优贡生,宦游奉省年久,与余笔墨中最为知己。所著各种书词,向蒙指示。公寿逾古稀,精神健壮,临终先时,敬呈楹联十四字云:公正廉明真学问,喜怒笑骂皆文章。夫子赏鉴,遂以此书相赠。梓付手民,以志不忘云尔。二凌居士谨跋。’由此看来,春澍(树)斋年过古稀时精神健壮。临终时与《蝴蝶梦》刊印时(1893年)不远。假如春澍(树)斋活到七十五岁,死于1893年前,那么上个‘乙未’年(道光十五年,即1835年)他还不到二十岁,绝不能有《蝴蝶梦》问世。”^①我认为这个怀疑是站不住脚的,因为二凌居士所写跋文并未注明时间,并没有证据证明光绪癸巳年文盛堂刻书的时间,就是二凌居士撰写跋文的时间。且此种书属于畅销书,存在翻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更何况吴晓铃藏《蝴蝶梦》为同治十三年沈阳会文山房刻本,上面即有此跋^②。此乙未断不能为光绪乙未,明矣。当然《忆真妃》一书作者为春树(澍)斋应是毫无疑问的,考证见下文。

二、喜晓峰说。胡光平在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中引缪东麟对文俊阁之语云:“据缪东麟对文俊阁谈,喜晓峰却写了著名的子弟书《忆真妃》。这篇作品后来被讹传为韩小窗作。现在东北的曲艺演唱者也大都认为是韩小窗的作品。”^③任光伟在《〈忆真妃〉作者考察记》中根据访问得出结论为喜晓峰撰。耿瑛沿承其说,在其《曲艺纵横谈》及《子弟书精品〈忆真妃〉》一文中皆认为喜晓峰为《忆真妃》的作者,认为是其悼念亡妾所作^④。据陈加考证,喜晓峰生于道光元年^⑤。而《忆真妃》据隆文序应创作于道光十五年之前,除非喜

①《东北大鼓漫谈》,第75页。

②《绥中吴氏双楮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》,载《吴晓铃集》,第300页。又见《汉语现象论丛》第156页。

③胡光平: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,载《文学遗产增刊》十二辑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94页。

④《东北大鼓漫谈》第76页,又见《曲艺纵横谈》第241页。

⑤陈加:《关于子弟书作家韩小窗——兼与张政烺先生商榷》,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,1984年第3期第215页。陈加收藏有喜晓峰的《捋撻集诗稿》四册,光绪十四年盛京同文山房刻本,上有喜之外侄孙恩魁所写传略,可知喜晓峰生于道光元年,卒于光绪十二年,享年六十六岁。

晓峰为神童生而能文，不然何以在童年即为亡妾创作此曲。故此说根本不成立。至于喜晓峰有无创造同名的这样的书，或是改造润色过此书，现不得而知。

三、韩小窗说。周可让在其《三畏斋随笔》中认为此为韩小窗作，缪东麟加以润色者^①。胡光平在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和耿璜在《子弟书精品〈忆真妃〉》中提到过去的东北大鼓艺人、京韵大鼓艺人都认为《忆真妃》为韩小窗所作，因为韩小窗留下的子弟书最多，名气最大^②。过去出版的多种子弟书选集多有题韩小窗著，如《子弟书选》中《忆真妃》题韩小窗撰。用启功先生本与《子弟书选》本对校，无大差别。只是诸如“万里西行君请去”中“西行”，《子弟书选》作“西巡”，“何劳雨夜叹闻铃”中“雨夜”，《子弟书选》误作“两夜”等，在文字上有微小差别^③。至于韩小窗的生活时代，胡光平在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认为是约生于道光二十年^④。张政烺先生沿承胡光平之说也认为韩小窗约生于道光间^⑤。既然在道光时出生，何以在道光十五年之前创作此书。此说不成立。又陈加认为韩小窗是乾嘉时人^⑥。如其生活在乾嘉间，在道光十五年隆文作序时或应还在世，且春垚之作如“《忆真妃》……诸作，都中争传，已非朝夕”，不可能连当时人都莫能分辨。又黄仕忠在《车王府钞藏子弟书作者考》在韩小窗名下并未列《忆真妃》一书。子弟书作品多有附韩小窗之名以传者，确定一书作者并不能以传闻为据。所以韩小窗所作这一说法不能成立。

四、缪东麟说。宫钦科在《子弟书〈忆真妃〉的作者究竟是谁》中引录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钱公来在《辽海小记》中的一段话云：“开原缪翰林东麟所编之《忆真妃》，尤为卓犖，大雅不群。其每段眉批，为奉天依将军手笔，由此可见，在当时之声价矣。”宫钦科即以钱公来的记述论证《忆真妃》作者为缪东麟。而周可让认为是书为缪东麟润色，并非其原编，原编者为韩小窗。云：“缪东林，晚清翰林……其著作甚多，尤以《忆真妃》一曲，在‘九一八事变’前，脍炙人口，流传甚广……据悉该曲原为清末另一民间文人韩小窗所作。《忆真妃》子弟书小段子，缪太史于庚子后，感于珍妃之死又动笔润色，遂而闻名。”^⑦周可让文后录有杨桂林回忆出来的经缪东麟润色过的《忆真妃》一文，与启功先生

①周克让：《三不畏斋随笔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80页。

②《东北大鼓漫谈》，第74页。

③（清）春垚：《忆真妃》，1979年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编《子弟书选》排印本，第211页。

④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，见《文学遗产增刊》十二辑，第91页。

⑤张政烺：《会文山房与韩小窗》，载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395-399页。

⑥陈加：《关于子弟书作家韩小窗——兼与张政烺先生商榷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，1984年第3期，第213-218页。

⑦《三不畏斋随笔》，第380页。

所录原本相校,无甚差别,其润色在何处? 缪东麟怎么加工润色不得而知,抑或缪东麟或真润色加工过亦未可知,其加工后的版本,现尚未得见。另《忆真妃》创作于道光十五(1835)之前,现所知最早有同治十二年刻本,而珍妃之死远在其后。故缪东麟不是创作者,是否加工润色尚待考证也。而缪东麟倒是撰有子弟书《锦水祠》,乃《忆真妃》之续篇。又有人据传闻云为王尔烈为亡妾所作者,更不足信,详见耿瑛《浅析〈忆真妃〉的作者》一文,今不具列。

综上所述,各家提法多根据传闻而定,而不详审文本本身。还有,原刻本隆文的序以及《蝴蝶梦》上二凌居士的跋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。喜晓峰、韩小窗、缪东麟等可能在一定时期他们也很喜欢此书,加工润色过,亦未可知。众口相传,遂使真正的作者隐没无闻了。我认为,根据启功先生过录本《忆真妃》前之隆文序^①、张日昺题辞^②以及《蝴蝶梦》跋文^③,即可以确定春澍(树)斋就是《忆真妃》的作者,而春澍(树)斋的真实名姓也能由此推知。

隆文序云:“乙未夏,余由藏旋都,驻蜀之黄华馆,适澍斋同年亦以别驾来省。他乡遇故知,诚为快事。”隆文是道光十五年(1835)四月自驻藏大臣卸职,七月被派往四川查案。且有贵筑张日昺的题辞,此时张任成都府知府。假定序文、题辞皆为书坊伪造,则其考证未免太过清晰准确,所以此序文是可信的。由序文可知,春澍(树)斋在道光十五年(1835)至四川做官,以别驾来省。别驾,启功先生认为是一府同知,似有误,应为通判。通判,汉代称为别驾,隋代称通守。清代称通判为别驾,盖是古称。既然知道此人于道光十五年来四川某地任通判且名“春某”者,考道光十六年夏《缙绅全书》全四川通判之中只有城口厅直隶通判为觉罗春垚,满洲正蓝旗人,十五年三月升^④。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载:“春垚……以抚民通判用,令签升四川绥定府城口厅通判缺。敬缮履历,恭呈御览。谨奉奏。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。”^⑤又(道光)《城口厅志》云:“春垚,满洲正蓝旗优廪生,道光十五年任。”^⑥《蝴蝶梦》跋文又云“爱新觉罗春树斋先生,都门优贡生,宦游奉省年久。”而春垚又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)至道光二十五年(1845)任奉天开原县知县,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(1851)任奉天义州知州。宦游奉省年久。且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载:“奴才觉罗春垚,正蓝旗满洲崇福佐领下优贡生。”可知春垚确为优贡生出身,

①《汉语现象论丛》第162页。

②《汉语现象论丛》第163页。

③《汉语现象论丛》第157页。

④(清)佚名:(道光十六年夏)《缙绅全书》,见《清代缙绅录集成》,大象出版社,2010年,第12册,第376页。文中所用《缙绅全书》皆来自《清代缙绅录集成》。

⑤秦国经主编,唐益年、叶秀云副主编: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7年,第29册,第447页。

⑥(清)刘绍文等:(道光)《城口厅志》卷十四职官志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刻本。

且为“觉罗”^①。魏燮均的《九梅村诗集》中《哭春澍斋先生》一诗,有小注云:“讳垚,觉罗氏。官义州知州。工诗。”^②由此可知觉罗春澍(树)斋者,即为觉罗春垚。

觉罗春垚,字或号为澍斋,一作树斋。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载其履历云:“奴才觉罗春垚,正蓝旗满洲崇福佐领下优贡生,年四十岁,现任太常寺赞。礼部记名,以抚民通判用,令签升四川绥定府城口厅通判缺。敬缮履历,恭呈御览。谨奉奏。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。”^③可知,春垚,正蓝旗人,为北京优贡生,道光十五年四十岁,当生于乾隆六十年。《开原县志》云其为笔帖式出身,大概以优贡生充北京某衙门的笔帖式。笔帖式升迁较快,为八旗子弟出身之道。隆文屡称同年,又称同研,查《清代进士题名碑录》并无春垚之名,至若后来任开原县知县、义州知州,《奉天通志》著录也仅为“荫生”。他应是一直没有考上举人、进士,大概在生员时期与隆文是同学。其充笔帖式的时间应在嘉庆二十年(1815)夏季以后,至道光四年(1824)夏季之前这段时期,因这段时期的《缙绅全书》笔者未能检阅到,嘉庆二十五年(1820)夏《缙绅全书》中的京师各衙门笔帖式无春垚名,而道光四年夏《缙绅全书》太常寺衙门赞礼郎名单中有春垚之名^④。查《缙绅全书》可知,其自道光四年(1824)夏至道光十四年(1834)夏一直做太常寺赞礼郎。道光十五年三月升四川城口厅通判,至道光十七年(1837)一直在城口厅为官,直到道光十七年七月福来接任^⑤。道光二十三年(1843)九月至二十五年任开原县知县^⑥。(咸丰)《开原县志》著录春垚的一首《草鞋》诗,当作于开原县知县任上^⑦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九月至咸丰元年(1851)任义州知州^⑧。(民国)《梨树县志》载有春垚所撰《创建龙火

①启功先生云:“清代皇族都姓爱新觉罗,本无差别。但清初曾经官定,本支称宗室,旁支称觉罗。觉罗人士可以署名某某,也可以署名爱新觉罗某某。宗室则署某某或宗室某某。觉罗人士为了表示他也‘系出天潢’,有时也写‘爱新觉罗某某’,而宗室反倒不这样写。”由此可知,觉罗春垚者,为皇族旁支。

②(清)魏燮均:《九梅村诗集》卷十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据光绪元年红杏山庄刻本影印本,第1539册第119页。

③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,第29册第447页。

④(清)佚名:(道光四年夏)《缙绅全书》,见《清代缙绅录集成》第9册212页。(清)福格撰《听雨丛谈》云:“今太常寺赞礼郎,专用满蒙人。由举贡、生监、官学生选取者。”

⑤(道光)《城口厅志》卷十四职官志。

⑥翟文选等:《奉天通志》卷一百三十六职官十五,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·东北卷》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1年,第3册,第615页。

⑦(清)全禄等:(咸丰)《开原县志》卷八,咸丰七年(1857)刻本。诗云:“朱履云韡迹不亲,超然跳出风尘。沾泥香惹探花客,耐冷寒侵踏雪人。萤到化时参后约,马从嘶处悟前因。昨宵灯下辛勤结,蓑笠相将觅早春。”

⑧《奉天通志》卷一百三十六职官十五,第570页。

神庙碑记》，此碑立于咸丰九年九月，然文中云：“买卖街设立分防照磨以来，迄今三十年。”^①考梨树县于道光元年设分防照磨，其撰《创建龙火神庙碑记》一文也应在义州知州的任上。后致仕归天，以诗酒自娱，与魏燮均、二凌居士等多有交游。魏燮均的《哭春澍斋先生》一诗载于其丁卯年所作诗中，此“丁卯”为同治六年丁卯。由此可知，至少在同治六年时春垚已不在世。其所著《蝴蝶梦》有二凌居士的题跋云：“公寿逾古稀，精神健壮。临终先时，敬呈楹联十四字云：‘公正廉明真学问，喜怒笑骂皆文章。’夫子赏鉴，遂以此书相赠。梓付手民，以志不忘云尔。”其乾隆六十年生，跋中称其“寿逾古稀”，可知其应逝于同治四年（1865）至同治六年（1867）之间。当然最可能的是逝于同治六年，即魏燮均作诗的年份。其行历大概可考的即这么多。至于启功先生所说“（春澍斋）约生于嘉庆五年，在四川做同知时年约三十五”，也不太准确。胡光平在《韩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察记》中云：“（春澍斋）光绪间在辽阳成立诗社。也曾参加韩小窗他们的沈阳诗社。作有子弟书《蝴蝶梦》流传东北。传说韩小窗死在辽阳，就是投靠他的。”^②除非春垚死而复生，何以光绪时组织诗社呢？另陈加所撰《关于子弟书作家韩小窗——兼与张政烺先生商榷》一文，对韩小窗的生活时代提出疑问，认为韩乃乾嘉时人。若陈加论证可靠的话，春垚与韩小窗有交游，参与韩的诗社很有可能，但不会是在光绪间。

春垚为道光时一位重要的子弟书作家，其作品除《忆真妃》外，《忆真妃》隆文序中也提到春垚的其他几种著作：“澍斋诗文，固久矣脍炙人口，而尤善著书（指子弟书）。如《忆真妃》、《蝴蝶梦》、《齐人叹》、《骂阿瞞》及《醉打山门》诸作，都中争传，已非朝夕。兹长夏无事，欲解睡魔，澍斋因以近作诸本赐观。余卒读之，纯是八股法为之。”也就是说《忆真妃》同《蝴蝶梦》、《齐人叹》、《骂阿瞞》、《醉打山门》等作品是春垚在京时的作品，当时都中争传，这些作品当作于道光十五年之前。除了隆文提到的都中争传的几种，还有“近作诸本”，不过现在也不知道“近作诸本”是哪些东西了。当然现存子弟书中未署名的作品还有哪些可能是他的，还有待继续考订。

作者单位：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

①包文俊等：（民国）《梨树县志》已编，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铅印本。

②《文学遗产增刊》十二辑，第94页。